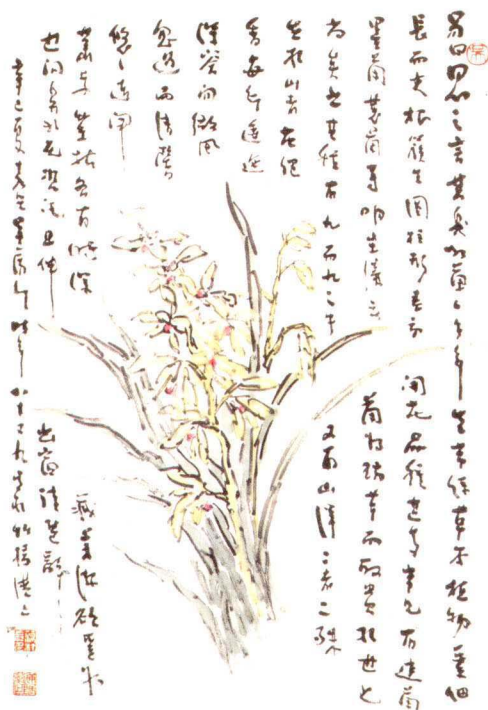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吴藕汀作品集

十年
鸿迹

上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年鸿迹/吴藕汀著;吴小汀整理. - 北京:中华书局, 2010.10

(吴藕汀作品集)

ISBN 978-7-101-07408-6

I. 十… II. ①吴…②吴… III. 吴藕汀(1913 ~ 2005) - 书信集 IV.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5987 号

书 名 十年鸿迹

著 者 吴藕汀

整 理 者 吴小汀

丛 书 名 吴藕汀作品集

责任编辑 李忠良 张彦周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, 1/32

印张 25 $\frac{3}{4}$ 插页 4 字数 630 千字

印 数 1-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7408-6

定 价 65.00 元

吴藕汀一生“思想自由，人格独立”

(代序)

吴藕汀，民国二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。祖父光绪十五年(1889)从盐官北城外迁至嘉兴南堰，开设吴大成酒行，持有部帖，成为“官商”。吴大成烧酒生意红火，远销台湾。祖父立业之后，有时接近文人画士。父亲亦为所染，喜欢书画。父亲和叔父都是一妻两妾，其中三位是青楼中人。吴藕汀曾说：“我出生的家庭八个字：挥霍无度，作风轻浮。”

民国十六年，初中二年级的吴藕汀因故辍学。次年，拜郭季人为师，学画花卉人物。以后除绘画外，涉及诗词、篆刻、昆曲及乡邦文献，先后得到乡人金蓉镜、刘山、陈澹如、许鸿宾、朱大可及王迈常诸先生指导。民国十九年参加樵李金石书画社，曾自拓《小钝庵藏印》。

1951年3月，吴藕汀被聘为嘉兴省立文化馆昆曲研究小组组长，嘉兴省立图书馆整理古籍小组组长。同年6月，嘉兴图书馆派往南浔嘉业掌藏书楼，与毛春翔先生共同接收藏书十馀万册。1952年，调入浙江省图书馆，负责整理嘉业堂藏书，先后编成地方志、医药、戏曲、清

吴藕汀一生「思想自由，人格独立」(代序)

人别集及丛书目录。1956年帮助朱士嘉重订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。1958年所编《词名索引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同年参与创办嘉兴博物馆。

反右开始，因心脏病获准退职，留在户口所在地南浔，想以著述为生。不久，母亲、妻子、幼子先后去世，与七个子女，靠变卖家什度日。

1962年整理自编《近三百年嘉兴印画人物录》，收录人物1700余。文革初期，未成稿本《两浙神徵》、《嘉兴词录》、《大顺军年谱》、《吴三桂大传》、《南堰志》、《二次世界大战纲目》均焚毁。《湖楼七志》因南湖“烟雨楼”幸免于难。

1967年，完成《烟雨楼史话》。1971年开始创作《药窗诗话》，成三千篇。1975年完成《和鸳鸯湖棹歌》二百首，记述抗战八年嘉兴沦陷中的所见所闻。

1986年，吴藕汀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1991年，整理1981年至1990年之间的友朋信札，成《十年鸿迹》。2002年完成回忆录三部曲的前两部《猫债》和《郭家与我》。2004年完成四十万字的《戏文内外》。

2004年，吴小汀陆续将《十年鸿迹》输入电脑，吴藕汀亲自校对，次年2月和4月，秀州书局以白皮书的形式，印行了其中的壬戌、辛酉两卷，各一百本。

吴藕汀说：“我的一生十八个字：读史、填词、看戏、学画、玩印、吃酒、打牌、养猫、猜谜。前四项是主要生活，后五项是多头。我是专力则精，杂学则粗。”吴藕汀一生“思想自由，人格独立”。

范笑我

2009年8月

目 录

吴藕汀一生“思想自由,人格独立”(代序)..... 范笑我(1)

上 册

辛酉卷..... (1)

壬戌卷..... (31)

癸亥卷..... (81)

甲子卷..... (167)

乙丑卷..... (249)

丙寅卷..... (317)

下 册

丁卯卷..... (415)

戊辰卷..... (523)

己巳卷..... (601)

庚午卷..... (733)

辛酉卷

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周子美于上海

“侗楼转入学校，实亦正途。以彼才学，自能出人头地，无往而不利也。故乡情况，久思归里一行，而人事牵身，终于未果”。

藕曰：我与周子美先生书信往来，成为神交，也是极为偶然。一九七七年丁巳秋冬之交，因故友张和孚先生病重，我去探望他，他托我代为复书子美先生。十月五日先生有信来云：“和孚先生旧冬来沪求医时曾经通信，以后即无音讯，不知其迄今未愈。似此长期拖延，正气日耗，甚为担心。但愿吉人天相，逐渐好转。并请足下暇时至彼代弟慰问，至为拜托。”不久和孚先生逝世，年七十又二。我又以书相告。十二月二十日先生来书云：“大示惊悉，和孚先生已经作古。人情之感，至为悲悼。卅年老友，又弱一个。身后有贤子孙当无遗憾。惟所著《浔上史实》二册及诗稿，不知能否宝藏，深以为念。”

子美先生，南浔人，名延年。现执教于华东师大，时年已八十又三矣。和孚先生南浔人，能诗词。曾就食于子美先生之叔湘舲先生处，因以为友。和孚先生于一九六五年乙巳重阳，顾访我困难之年，因而相识。由是往来无间，已逾十载。故我“悼张和孚先生用乙巳酬唱原韵”之《紫萸香慢》词有“顾我萧条贫病。正黄花时候，无限深情”。

沈侗楼兄时在阜阳执教。子美先生久有一归故里之意，至今尚未成行。

一月十三日沈侗楼于阜阳

“你的来信，似乎一封还没有遗失。我家里连来二信，都未收到。

潘德熙至今无信，我托他买的书，总算收到了。估计来信也被洪乔所误了，可能是在纪念邮票上出的毛病，象以齿而焚其身也。为了保险，以后不要用纪念邮票”。

藕曰：沈侗楼兄去安徽阜阳，已是一年有馀。虽然不时有信来，我总觉得他年已六十又三，孤身处于千里之外，怀友心情，难以想象。一九七九年己未秋，侗楼将去皖北，来函云：“阜阳师范，催促启程。因此我想请你在月底前到嘉兴。二日，我约培根、星棋、杨文亨、沈彦英到我处吃中饭，请你也来参加。”我于九月一日去嘉兴送别，有《折杨柳》四阙云：“卸尽红衣暑已无，沙尘一道走轻车。客心耿耿难消受，是是非非望旧间。”“强作欢颜酒一樽，欲言无语愧闲人。终违心意阳关曲，云散星离暂且分。”“堤畔垂杨丝欲疏，从今唯望雁鸿书。乡音付与骊歌唱，寂寞浔溪百草庐。”“惜别河桥欲断魂，一帆风顺送征君。此行千里归来早，莫忘高堂倚里门。”

“集邮”一事，嘉兴在民国初年已有此风，我幼时即有嗜好。年将四十而弃之，亦无奈也。五十年代，集邮之风，普及一时。至“文革”被列为“封资修”，因之销声匿迹。迨四凶翦除，一经开放，遂即风起云涌，邮兴更胜于前。于是由爱好而成买卖，由收集而成交易。以致贴有纪念邮票之信件，一落他人之手，就此杳如黄鹤。侗楼此信，足以说明这时的风气了。

一月二十一日沈侗楼于嘉兴

“与培兄约，拟在年初四以后，天气晴朗，我们到南浔来，住一夜，次日去苏州，回到上海师大去访周老。你寄来的那张季老的山水很好，甚有辣味，我想带到苏州。我认为你的画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将来必传无疑。以后是不是可以每画一词，题在上面，大大发挥文人画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的特色。不要画归画，诗归诗。黄宾老能诗词，就是题得

太少”。

藕曰：沈侗楼、单培根两兄，早年同住北门外太平桥，幼时朝夕相处，同有文学之好。单兄稍长于沈兄，故而侗楼受培根影响较大。抗战后才各自分居。虽然少时均曾学医，侗楼师朱斐君，培根则师陈仲南。而后侗楼趋向艺术，培根皈依佛学，难免疏远。一九七二年季冬，侗楼服役归来，而培根亦已回归故里。侗楼住殿基湾，培根住月河湾，近在咫尺，重修旧谊，论艺谈禅，来往日多。我与培根，素不相识。一九七三年癸丑年初，我与侗楼重复通信。来书有“单培根兄，每逢周末，自乡返城，星期一上午再回诊所。来到我处必作深谈，单兄极愿识荆，兄来时，弟乐为介绍”云云。是岁我去嘉兴，因得相见。我《禾行杂咏》的《减兰》百首中有“欢然言笑。三十年来心愿了。也算因缘。先后相逢难强牵。

宗传唯识。居士林中无匹敌。雨散天花。一再蹉跎过笛家”。注云：“单培根兄闻名已久，今始获识，快慰何似。兄善医道，精通佛学，以法相为宗。曾记兄讲经某寺，余时醉心歌曲而未至，人事蹉跎，已过三十年矣。”其中所谓“某寺”，后探知乃天宁寺也。信中所云“季老”为盛季萱先生，原为嘉兴新塍人，久居吴门，精于楷书，喜谈京剧。

一月二十七日潘昧琴于上海

“目前印谱方面的条目，由杭州西泠印社编写，因为社的藏谱，浩劫中幸免于难。尊编《钤印庐百家印选》就不妨写一条补进去”。

藕曰：潘昧琴兄，名德熙，平湖人，潘琅圃丈之哲嗣，工篆刻。与我尚无一面之缘。因沈侗楼兄之介，因而通信。一九七九年（己未）七月来信云：“叨在世交，无缘识荆，怅憾何如。弟近日受有关出版社之约，与此间三五印友，共同编写《中国书法篆刻大辞典》之篆刻条目。素仰先生于篆刻及浙西文献素有研究，渴望能赐予指导与帮助。如能俯允，当进一步联系。”并云：“这部辞典，将在香港出版。”我觉得嘉兴有许多

印人，未见著录。意欲藉此辞典，传之永久，故而答应味琴，负担嘉兴所属七县清代印人的条目写稿任务。他信中告我“大家都欢迎你作为我们编辑小组成员之一，由我通信联系”。

《钤印庐百家印选》并非我所编。当抗日胜利后，由钱同春、金仁霖、徐熊飞三兄钤拓而成。“钤印庐”为熊飞之室名。当时朱钤墨拓，即在其处。庐正在西南湖之滨，风景幽雅。“蟹舍渔村”、“菱花十里”即其址也。一九七八年（戊午）四月熊飞在湖南有书来云：“过去我与茹崧兄交往不多，今突接他的来信，确使我十分突兀。他来信主要询及我少时集拓百家印选之事，因他正在为百家印选中的印人作《印林诗识》。百家印选中之印，百分之八九十为兄收藏之印。你并为所奔走，收集了百家之印。我与同春兄、仁霖兄一起拓之而成。如无你所藏之印，则难于完成之。”此印存共拓一百五十方，我藏印有一百十二方。

一月二十七日沈侗楼于嘉兴

“来得日期已与培兄商妥，年初八前来，班次未定。因年头年尾，颇难定当也。但如若天雨或临时有要事则作罢。或天雨顺延，可不必去车站等候，自来自往可矣”。

藕曰：辛酉年初八沈侗楼、单培根两兄同来南浔顾我。与之游小莲庄，访王孙乐兄。两兄虽不能饮，但杯酒之欢，在所难免。吟诗作画，以至三鼓。我画石，侗楼画松，并篆“石贞松寿”四字，题曰：“辛酉新正之八日，偕了叟同访南林。灯下与药窗合作是图。”又我画香椽，侗楼画梅，并题：“侗楼补一枝梅于南林画牛之阁。时辛酉正月初八，同游者了叟。”次日两兄去苏州，我有《岁寒三友》词“送侗楼、了叟之吴门”云：“丹青遇合度深宵。鸡唱来朝。濛濛细雨，昧昧薄晴，分手河桥。甚处折杨，眼明枝上飘。 匆匆聚首别魂消。去路迢迢。那得思君梦里，香雪纷纷满岭坳。目送转轮，茫茫无所聊。”

二月七日余碧庵于眉月湾

“去年农历十一月自南浔回后，以天寒地冻，感受风雨，终日拥被，亦懒出门，故自十二月以来，南浔未来。承蒙向许明农先生乞得陶制印章一枚，殊为志谢”。

藕曰：一九八〇年九月，杭州张慕槎先生来书，中有云：“三长公社灯塔大队有一位诗人余碧庵先生，请与为友，特此介绍。”三长公社灯塔大队其地名曰眉月湾，在南浔南栅外约十里余，仅有轮船可达，而且尚须步行，交通不甚便利。我正在踌躇间，而余先生已策杖来矣。年八十，有龙钟之态。先生名庭祯，建德人，来南浔已有十载。工诗词，有《苹风吟馆诗词稿》。徐映璞先生序中有云：“梅城南郊五十里而近，有集曰三河，词人余碧庵世居也。己酉（一九六九年）四月，富春江电坝工成，湮没于水。奉令迁吴兴南浔之眉月湾，年逾七十矣。”其自题《移家集》云：“前人有以宦游而移家者；有以遁兵燹而移家者；有以就业他乡而移家者；有以慕彼邦山川风土之胜而移家者。其迁徙目的虽不同，而别井里，离戚邻，弃故基，感怆系念，则无不同也。余于己酉春末，响应公家移民号召提早完成富春江水坝发电工程，与同村二百户，九百余人，同日移至吴兴县属境内。余入籍南浔镇之隅十里许眉月湾卜居。”初会时赠我《洞仙歌》一阕，序云：“谒吴藕汀先生于南浔寓次，坐谈移时，见其室外，杂蒔花草，雅静宜人。词以奉赠。”有“擅画艺，嵌奇簇毫端。睹壁上山川。尽堪垂远”之句。

二月二十五日沈侗楼于嘉兴

“在浔承盛情接待，谢谢。昨晚夜车，十二时始返嘉兴。此次与培兄去苏，同游灵岩，访雪相法师于寓次。此僧交游甚广，来客不断，以诗书鸣，实在非本色之和尚也。在上海并去师大谒周子美先生，周重听，间以笔谈。他说你孤高拔俗，不愿出山，他对你非常关心。忠厚长者。

谈有一个多小时，且又亲自送我上汽车站”。

藕曰：沈侗楼、单培根两兄来浔后去苏游览，闻欲去西园戒幢寺，我就想起一位友人潘松韵兄，他是吴门望族，与周瑞岐先生颇熟悉。时周先生住葛岭，松韵住弥陀寺，时相往来。一九四九年一月，即戊子年终，我去葛岭抱朴庐访周先生。《日记》中有：“应周君约晤吴县潘松韵居士，现住弥陀寺。对于佛学，深有研讨。挑灯晚饮，夜宿其庐养心居。”松韵年四十馀，倾盖颇洽。俟后在杭，相晤日多。一九五八年戊戌返里，出家为僧，受戒于宝华山龙渊寺，释名大宝。后闻人言，遗迹于戒幢。此次便托两兄去西园一问。惜未有消息告我，我亦不再问了。故友之思，何能获释。

二月二十八日周子美于上海

“侗楼翁来敝居，匆匆不过半小时，未尽所怀。但所谈甚广，其中还述及足下方面亦多。画家宗派更是目迷五色。最交运者为吴昌硕，其弟子大出风头。吴氏在超山之坟墓，在“文革”时被掘，尸骨无存。杭州西泠印社之铜像亦被毁，今日本人已再铸铜像奉赠。所以死后光荣，天开异想，而社会上竟趋之若鹜矣”。

藕曰：民国二十六年丁丑（1937）元宵后一日，我去超山探梅，顺谒吴昌硕之墓。拾级而登，上有铜像。墓对宋梅而建，此大明堂前雪香坞乎。时宋梅花开六出，繁盛非凡，盘屈如虬，真千年之物也。西泠印社之缶老铜像则常见之，“文革”被毁，自在意中。虽经重置，其创伤何能忘焉。

三月五日沈侗楼于嘉兴

“西湖诗社表及社金，我可代办。希抄录旧作诗词各若干，径寄政协张慕槎先生。不要拂人太过。现知嘉兴来征聘入社者，除你、我外，

尚有祝如、一拂”。

藕曰：西湖诗社之成立，张慕槎先生主其事，征集社员。嘉兴内定为庄一拂、沈侗楼、张祝如及我四人。虽然我与张先生未谋一面，但知其颇具热心，允予参加。因我素来不愿参与任何文艺组织，故侗楼兄才有“不要拂人太过”之语。虽名为社员，但终无一诗一词寄去，不过虚与委蛇而已。

三月八日吴稚农于桐乡

“我此番自年初一出门，主要以描写大海为目的。路经宁波、沈家门、普陀、定海、温州、雁荡、福建厦门、广东汕头、肇庆等地。一路上历尽艰辛，但收获是可以的。历时廿九天。下星期我来浔看你”。

藕曰：吴稚农，名蓬，石门湾里人。早年习画，中西并学。常在嘉兴，得识郭蔗庭、臧松年等诸兄。喜交游，相识艺人颇伙。一九七年来嘉兴，入荷花堤建设街道美术工艺社。为侗楼兄之介，来南浔访我，欲从我为师，再三推辞不果，勉而允之，其年已三十九矣。能作山水画，画鸡尤为其长。好出游，以写生为事。

三月二十六日沈侗楼于阜阳

“去杭州三天，涌泉那里耽搁了二天半，大谈其山海经。我看他身体还好，就是懒。几部著作，没有完成，如《曾鲸年谱》之类，要重行修订的如《陈老莲年谱》、《费丹旭》等，也未搞好。慕槎先生处也已去过，晚上谈了很久，他说与瘦鲍老人很熟”。

藕曰：黄涌泉兄，嘉善人，初从沈锦笙兄学画，后又从其太先生施翁定夫。我在其未冠时即识之。五十年代供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。我在杭州重又见面。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对于文物，颇有研究。并著有《陈洪绶年谱》、《费丹旭》等书出版。惜其体质殊弱，为不足耳。后我

回南浔，多年来未通音讯。四凶倒后，其来信云：“一别近二十年，拜读手书，如闻声歟。十馀年前，晚师友大都受林彪、‘四人帮’迫害，吾老不幸中之大幸也。浙江古画展览，定三月底结束，盼莅杭参观，并望过舍一叙。敬请法绘，尺寸照纸。”又一信云：“法绘二页收到，长者厚惠，铭感五内。晚弩骀十驾，进步殊难，有负前辈期望。褒语过当，更增愧汗。”其时涌泉确已成为浙江鉴定书画的权威了。又来一信云：“吾老博学识广，请勿过谦。寄赠法绘，苍莽疏逸，格调极高。晚斗胆请吾老再画一尺页，以便与黄宾虹、谢稚柳等前辈为晚所作者合装成册，仰师谊而长留，永存纪念。”

瘦髀老人为我外舅王铭远迈常先生，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故与张慕槎先生相识。

四月十二日许明农于嘉兴

“昨得箬山兄来函询及棹歌案中之杂剧一稿，因无原本，拟请便中掷下”。

藕曰：同镇王孙乐兄来书云：“王阿弩可能日内到药窗聊天谈雨。今将许翁十二日来鸿带奉先睹。余见许信。”附来许明农兄此函。因为庄一拂兄须要他杂剧《棹歌案》的稿子。我《棹歌纪事》的《小桃红》末一首《棹歌纪事》词云：“熏人恶势化成尘。鸳水如明鉴。齐放园林百花艳。不平凡。棹歌唱亮天昏暗。有药窗添减。又侗楼口占。谱曲白茆庵。”注云：“‘棹歌一唱累三年’，当局总算交还了一拂、侗楼被搜去的书籍稿件之类，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一重公案。侗楼来信说：‘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当年畏之若蛇蝎，今日受之如宝贝，正同党人碑，后人莫不以碑上有名为荣也。’可惜此案太小，不及党人碑之于万一也，然而亦轰动一时一地了。一拂有《棹歌案杂剧》，侗楼有《棹歌曲》长歌，我也有《棹歌纪事》的《小桃红》一百阙。不过在诗词曲中，很难了解当时的真

相……”当时我想各人把此案身受的经过，都从实地写出来，不是很好吗。但是一拂等人都是胆小怕事，辜负了朱大可先生“你们真了不起”的赞语。我至今还表示深深的遗憾。

四月二十五日沈侗楼于南京

“七日从阜阳乘火车到合肥，九日乘车到芜湖，渡江入市。次日旅游车直放黄山，已下午二时许。汽车只能到汤口，即温泉，为黄山大门。六十三岁年龄，黄山翻山越岭，上上下下，不比年轻人跑得少，但他们都已累得慌。二十一日登赴南京汽车，宿九华山。我想采石矶回来以后，马上回阜阳”。

藕曰：在我认识的人中，殊少去过黄山。张大千先生交接不多，未曾言及。仅有余叔雄、朱其石两兄，他们曾经一起去过。因叔雄是徽州人，回乡之便，与其石一探其胜。尝述及文殊院之清幽，也曾向往一时。近闻文殊院毁于壬辰祸乱之时，此徐霞客所谓“黄山绝胜处”，改建了所谓“玉屏楼”。从此消失风送铜瓦之声，谅来已不值一观了吧。现在的迎客松仍在楼前，其地可望天都、莲花诸峰。此次侗楼竟登上了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天都峰。他说：“游人少，六十以上的很少很少，我只碰到了一个。人家都说六十以上能上天都，实在不简单。”而且还走过了“鲫鱼背”。本来年已花甲的人，作此“壮游”不是呆子，还有谁呢。他还说：“六十三岁年龄，黄山翻山越岭，上上下下，不比年轻人跑得少，但他们都已累得慌。……我可一点没觉到什么。”我说“不服老”果然是好事，但忘记了年龄，毕竟不是养身之道。侗楼聪明人也，何以不知“得趣不在多，盆池拳石间，烟霞自足；会心不在远，蓬窗竹屋下，风月自贻”耶。《孔子家语》中有云：“人有三死，而非其命也，行己取也。夫寝处不时，饮食不节，逸劳过度者，疾共杀之……”。倘常涉山林，兀不犯此三者，岂不“己取也”。